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6/9
22 August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
和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
根据委员会第1995/89号决议第42段提交的
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
最后定期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3	3
一、斯雷布雷尼察	4 - 66	3
A. 一般性评论	4 - 6	3
B. 斯雷布雷尼察的情况	7 - 9	4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C. 波多卡里的情况	10 - 18	4
D. 公共汽车旅程	19 - 25	6
E. 医疗车队的行程	26 - 28	7
F. 步行的行程	29 - 36	7
G. 大规模处决问题	37 - 44	9
H. 强奸问题	45	10
I. 图兹拉的情况	46 - 50	10
J. 结 论	51 - 59	11
K. 建 议	60 - 66	12
二、“安全区”的概念	67 - 93	13
A. 概念的由来	67 - 74	13
B. 概念的实行	75 - 86	15
C. 结束语	87 - 93	17
三、塞格德会议	94 - 123	19
四、关于授权的一般性结论	124 - 129	25

附 件

一、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1995年7月27日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26
二、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所有定期报告清单.....	28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于1995年7月27日通知委员会主席,他决定辞职。¹

2. 他在本报告中说明了对直至他辞职之日为止所发生各项事件的调查结果,因此本报告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陷落后侵犯人权和违犯人道主义法的问题。

3. 本报告也提出特别报告员对安全区概念的发展和实践一事所作的分析,以及最近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关心人权事务各非政府组织举行会议时人们提交给他的材料。

一、斯雷布雷尼察

A. 一般性评论

4. 本报告的根据是特别报告员1995年7月22日至24日至图兹拉考察的结果,以及人权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同联合国和平部队民政事务部门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时访问了流离失所者,并同图兹拉地区人士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些人代表区当局、市当局、当地医疗机构和塞族社区成员。还接触了许多在该地区活跃的国际组织和当地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国界医生组织(比利时)、欧洲共同体监察团、图兹拉公民论坛、赫尔辛基公民大会等。许多记者提供了消息。此外,本报告还取材于采访联合国保护部队维持和平人员所得到的消息,报告所述事件发生时,这些维持和平人员正在波多卡里和斯雷布雷尼察。

5. 斯雷布雷尼察穆族人民的悲剧从1995年7月11日星期二该孤立地区失陷时开始。驱逐全部穆族人口(估计约有38,000到42,000人)的方式如下:

一群主要是妇女、儿童和非役龄男子的人从斯雷布雷尼察去到设在波多卡里的联合国保护部队总部,在那儿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又由波斯尼

¹ 他在信中说明了作此决定的理由。来信全文见附件一。

亚塞族部队²安排撤离,用公共汽车强迫运送到两军对峙地带。

伤患者起初运送到波多卡里,而后经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安排,由联合国保护部队车辆组成的医疗车队把他们撤到两军对峙地带。

一群主要是役龄男子的人排成纵队,从斯雷布雷尼察步行数日到两军对峙地带。

6. 以下叙述那些按上述每一种路线离开孤立地区者的经历。

B. 斯雷布雷尼察的情况

7. 7月6日星期四开始大举轰炸斯雷布雷尼察,下一个星期二,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进入城区。这时已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到联合国保护部队大院寻求保护。人群里很少男人。下午,挤满了人的大院受到炮击。人们挤在门前号哭尖叫,据报道有人受伤,至少有一人死亡。

8. 这些人开始撤离。联合国保护部队人员开五辆卡车送一部分人去波多卡里,其他人步行跟随。这一大批撤离者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据说在到波多卡里这段旅程中情况混乱不堪,有人紧抓着卡车边缘,天热倦累,掉了下去。医院中的伤者也撤至波多卡里。

9. 根据许多报道,回族人民撤离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塞族平民大肆洗劫他们的住宅。据说人们从附近的城镇村庄前来劫取财物和牲畜。洗劫住宅,把东西放在手推车上运走。据报道也烧了一些房子,破坏了清真寺。

C. 波多卡里的情况

10. 大约有两万五千人逃离斯雷布雷尼察。7月11日星期二,最初几批开始抵达波多卡里。约五千名妇女儿童住在联合国保护部队大院里,其余约两万人安置在工厂区。

² 本报告中所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波斯尼亚塞族现有当局”二词,除另有说明外,均专指在现有政府(政治中心设在帕莱)中担任军职或文职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员。绝不是指(亦不暗示)任何忠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波斯尼亚塞族人。

11. 7月12日星期三上午,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开到,用大炮坦克包围了大院。联合国保护部队的反应是,部队人员上了岗,把逃难者围在中间。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定了一份撤离计划,先撤妇女、儿童、老人和伤者。把16岁至60岁的男子同其他撤离者分开。这一撤离两万五千人的计划于7月12日星期三开始执行,一天半完成,动用了300辆可载70人的公共汽车。要求每辆车上配备一名联合国保护部队维持和平人员的提议没有得到落实。

12. 逃到波多里卡的流离失所者中,男人(多半非服役年龄)所占的比例很低,7月12日星期三、7月13日星期四又特别把他们同别人分开。据报道,波斯尼亚塞族兵士来到流离失所者居住的工厂区,把男子分小批带走。其他男子--有的只15岁,有的已74岁--在设法同家人一起上车时被迫同大群人分开。一位妇女述说如何有人在她上车时用枪托打她父亲,强迫他们分开,以后她再没见到父亲。一位国际观察员描述波斯尼亚塞族士兵怎样把一位抱着孩子的父亲拉走,孩子孤苦伶仃地留在陌生人堆里。有人把这些分出来的男子带到一栋由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守卫的房子里。

13. 也有人报道年轻妇女被劫持的情况。某次有8位到10位妇女被带走,但报道中没提出失踪妇女的姓名。

14. 波斯尼亚塞族士兵以暴力对付流离失所者,在若干极端情况下导致受害人死亡。一位国际观察员述说,在离公共汽车停车处不远的地方有人处决了一位平民。他看见有人把受害者从人群中带走,过了片刻又听到尖叫声,他去查看,见一个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向这人头部开枪。另一位国际观察员看到了同一事件。

15. 别的国际证人们叙述他们如何看到听到一些事,从而判定发生了处决事件。一位证人述说他如何看到有人用步枪托打一个男人,然后把他拖入房子。其后证人听到一声枪响,他的结论是那个男人被杀死了。还有一位证人述说在另两个场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有人报告说在夜里听到枪声和尖叫,特别是在拘押男人们的房子后面不远的玉米地里。

16. 三位国际观察员在一条小溪附近发现九具或十具尸体,都穿平民服装,面朝下伏在地上,头部几乎浸在水里。尸体背上和两肋似乎有枪伤。另一位观察员亲眼看到有十个人被带往后来发现这些尸体的地方。同一天稍晚一点,另两位国际观察员目击同一情况。据报有人在另一处看到六、七具平民服装的尸体,至于死因是喉管割断还是枪伤,说法不一。

17. 根据许多可靠的报道,波斯尼亚塞族士兵推搡并拳打脚踢流离失所者。走得不够快有时就得挨打。据说有一次,波斯尼亚塞族士兵来到一处工厂区,每次带走

几个男人。除了一人之外这些人全都一去不返。回来的那人浑身是血，脸部受了重伤。也有人报道辱骂平民事件。

18. 据报道，难民的处境一般都很糟。7月12日星期三，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给他们送来食物和水，但据说不够分配。总的气氛是惊惶失措，一位在场的国际观察员说，她从来没看见过一群这么恐惧的人。

D. 公共汽车旅程

19. 公共汽车和卡车从波多卡里出发，途经布拉图纳茨和弗拉塞尼察，到达提斯卡附近，波斯尼亚塞族管理地区的边缘，全程两小时半。然后这些流离失所者步行大约六公里，从设有障碍物的两军对峙地带走到波斯尼亚政府管理的克拉达尼。

20. 有时旅途条件艰苦万分。成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挤在用塑料布遮着的卡车上，车上温度极高，几乎不透风。一位国际观察员请波斯尼亚塞族士兵打开帆布篷让人们喘口气，士兵们拒绝不干。这位观察员的评语是，人们象牲口般挤在一起，一脸惊恐神色。

21. 旅途中又有些人被带走，大部分报道都提到单把男人带走。据报道，一辆公共汽车在克拉维卡停下时有三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被带走。还有些男人在两军对峙带设有障碍物的地方被带走。有一种说法是，实际有些男人获准在新卡萨巴搭乘公共汽车。也有一项报道说，在布拉图纳茨，有九位多半是十五、二十岁的妇女被人从一辆公共汽车上带走。

22. 许多人报道说，波斯尼亚塞族士兵中途拦截公共汽车，索取金钱珠宝。索取时通常以暴力威胁，据称有一次曾用刀对准一个婴儿的咽喉。

23. 途中也有波斯尼亚塞族平民向公共汽车扔石头。有人报告，公共汽车上一个孩子的头部被石头砸伤。

24. 有些坐公共汽车旅行的人报告说，从车窗看到了被俘获的男人。一位国际观察员和一位流离失所者看到新卡萨巴一个足球场上有三五百男人，许多都穿着军装。有一位证人看到十来个上身赤裸的男人，双手放在脑后。另一位证人在克拉维卡和科涅维克·波列附近看到一群男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一位妇女报告说，在二三十个被俘获的男人中看见了她的兄弟。

25. 还有报导说，沿途看到尸体，特别是从 Bratunac、Konjevic Polje 到 Nova Kasaba 的路上。据报导，若干尸体身着平民服装，喉管割断并有枪伤。有位妇人说，穿过无人地带到达 Kladanj 时，看到四具平民尸体。

E. 医疗车队的行程

26. 7月13日星期三,七辆卡车的车队带着医疗人员和在联保部队获卫下,从 Potocari 载运了65名受伤人员。车辆在对峙线附近波斯尼亚塞族检查点被勒令停车,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命令伤员下车。大约30人下车,只有最严重不能移动的人留在车上。据报导,病人和伤员受到波斯尼亚塞族士兵的殴打、踢踹和推撞。至少有一个人被自动武器狠打,另一个断腿的人无人扶持被逼令行走。下车的一群人被迫留在旷野,在寒冷而难过的条件下过夜。有人声称,这群人的一位女性医疗助理人员在夜间被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带走受到强奸。下文H节有更多的细节。这群人在天亮时被驱使走向对抗线。

27. 车队的其余人员被命令返回 Potocari,但是在波斯尼亚塞族检查点再度勒令停车,并逼使在该处过夜。据报导,不准医疗人员治疗病人,夜间有一名病人死亡,显然是缺乏医疗照顾的结果。据报导,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夜间取走车队人员的贵重物品和所有物。第二天允许车队驶往 Bratunac 一家地方医院。据报导,把更多的男人从这群人分开,但不知把他们带往何处。

28.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于7月17日和18日将88名伤员从 Bratunac 和 Potocari 撤退。当所有伤员于撤退的第一天集中在 Bratunac 时,其中23人得不到离去的许可。红十字会认为他们是战俘,谋求访问他们的许可。

F. 步行的行程

29. 斯雷布雷尼察征召的老年人,7月10日星期一集合在 Buljim Jaglic 山岗上,离城市很近。他们成为一个大约15,000人很长纵队的一部分,走向波斯尼亚政府领土的城镇。这列纵队主要由男人组成。他们大部分是平民,3,000人至4,000人之间据说有武装,大约10,000人没有武装。这组人有少数的妇女和儿童。

30. 这列纵队每行二三人,前后有几公里长。报告说,它的排列是:最前是武装人员,然后是一群伤员,然后是平民,最后是一群武装人员。在纵队的两旁也分散着一些武装人员。

31. 在行进中间,这列大的纵队分散成许多较小的群体。行进的晚期,这些较小群体参加了其他群体并一同行进。难以确知事情发展的详情,因为这样众多的群体发生着经常的组合和再组合。目击者的说明往往只是所发生事情的零星报导。

32. 这次行进的幸存者报告说,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对主要是平民的群体进行攻击和突袭。³ 在一次炮击事件中,目击者叙述一发炮弹如何击中他所属群体,造成无数死伤。他叙述说,一片混乱,目击人们手臂和腿脚被炸飞。他跨过 Jadar 河得以身免,而河水已因血迹和灰尘而黯然无光。另一消息来源说,必须穿过一个重地雷区,由于流离失所者在现阶段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使此一雷区益发危险。目击者说看到15人在此一雷区被炸死或受伤。

33. 若干报导说,对于已经投降因而具有战俘身份的人士予以人身攻击。⁴ 这类攻击有时是致命的。不同的报导说,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如何使用扩音器要对方投降。有位人员报告说,他属于一个群体,其中至少三分之是平民,他们的目标是 Kravica 和 Konjevic Polje 之间一段道路。然后,他叙述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如何随意射杀,撕扯受难者的头发并割裂其喉管。这一见证者由于未成年被释放,登上从 Potocari 驶走的公共汽车。另一消息来说,若干男人被命令在 Nova Kasaba 靠墙站成一列,然后加以射杀。其他的消息来源提供下文G节所述已投降几批人员的命运。

34. 各项报导确实表明,波斯尼亚塞族士兵进行的这些攻击,其中若干是指向只由波斯尼亚政府士兵组成的群体。武装战斗爆发了,目击者报导,有时候波斯尼亚塞族士兵被杀或被俘。⁵

35. 这些证词涌现的其他资料表明,波斯尼亚塞族平民参加这些群体,指出误入歧途的方向,使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落入陷阱。还有这样的指称,波斯尼亚塞族人穿着联保部队制服,开驶联保部队的车辆。一位目击者说,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如何穿着联保部队的制服,伪装是联保部队的当地工作人员,催促该目击者的群体前往一特定地点。他怀疑他们是骗者,趁机逃掉。

³ 这些是否对于平民的军事攻击,本质上是法律问题。为了确定其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这类攻击必须针对的是平民。在一般的战斗中,是允许攻击战斗人员的。这就引起这样问题,上述的情况是,在最初的纵队及以后分散的群体中,既有平民也有战斗人员。因此就必须按照个别情况确定,对一个特定群体的个别攻击是否构成对国际人道法的违犯。在作出这项确定时需要考虑到一项重要因素是,平民与战斗人员的比例。战斗人员投降后即被视为战俘,根据1949年关于保护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予以保护。

⁴ 同前。

⁵ 同前。

36. 行程布满危险而且条件很困难。行程至少几天。人们只有极少量食物可以维持全程,因而他们在经过森林时采摘苹果和蘑菇维生。他们在寻找饮水时也有困难。行程中很多人精神压力很大,此事已有广泛报导。有许多人自杀。有一个特别悲惨的报导,一位目击者说,一个人举枪自行射杀未遂,请求其他人射杀他。

G. 大规模处决问题

37. 证据表明,在上述的全部叙述中都有即审即决的情况。本节所提出的资料是关于这样的报告:被捕的人被拘留,然后在斯雷布雷尼察附近户外地点大规模地遭到枪决。很清楚的是,没有进入波斯尼亚塞族领土,无法完全证实这些指控。然而,下面几项消息似乎同这个问题息息相关。

38. 国际消息来源称,战俘集中点是波斯尼亚塞族陆军在 Nova Kasaba 的球场附近建立的。

39. 一位国际目击者和一位流离失所人士说在 Nova Kasaba 足球场看到 300-500人。他们多数穿着制服。那位流离失所人士说,看到附近有一堆尸体。

40. 有位目击者说,他属于大约2,000人的群体,后者在 Kravica 村投降(另一消息来源证实这样多人数被捕的消息)。他说,被捕之后,他们被移到不同地点。他叙述卡车中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并说不给饮水以致人们被迫喝自己的小便。他叙述说他们如何被木棒和机关枪毒打,而其中有些人在拘留时被射杀。最后,他们在夜间被带到户外。一次五个到十个人被赶出卡车,排成行列,然后,由一群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开枪。这位目击者说,在轮到他时,已有大约100人被射死。他说,一阵枪声,有一粒子弹擦伤他的腿部。他静卧几个小时,伪装已死,然后逃走。

41. 其他两项证词叙述了与以上相似的事件。然而,没有更多地详细调查,不能确定准确的地理位置。因此不可能说这些被指称的事故是否发生在 Nova Kasaba 足球场--这类暴行据指称是发生在该处。的确,初步分析目击者报导后表明,它们发生更北的一个地点,Zvornik 附近。

42. 一位国际人士叙述,7月15日星期六他被从 Simici 转移到 Bratunac,他经过 Nova Kasaba 附近的足球场。在足球投球点,他看到一排属于大约100人的鞋子和帆布背包。稍后,他看到一辆拖拉机拖着一辆手推车,其中载着尸体。再走500米,他看到另一排大约属于20至40人的鞋子和装备。这里,他看到一辆歪歪斜斜的拖拉机拉着一辆载有尸体的挖土机。最后,他在道路拐弯处看到一具尸体。

43. 广泛报导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拍摄并提交安全理事会的空中照片显示

在 Nova Kasaba 外面的田野上有四大块新近翻动的土地和拖拉机道路。每块土地有100平方码,相信居于大型坟场之处。其他的照片显然表明了土地未被翻动以前几天的情况,还有其他照片显示在土地上有600名左右俘虏。

44. 至1995年8月14日,红十字会报告说,他收到在斯雷布雷尼察陷落后失踪人士亲属送交的10,000份查找要求。根据这一数字对失踪人员下结论必须谨慎从事,因为查找要求可能有重复;另外,解决的个案不总是报告给红十字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红十字会只能访问164名被拘留者。还有报告说,波斯尼亚政府军征召了几百人当兵,但准确数目尚无所悉。

H. 强奸问题

45. 图兹拉医院有了若干强奸的案例。有个案例是,一名十四岁女孩在被塞尔维亚士兵强奸后自杀。另一个经证实的案例是,19岁的受害者在走向作为医疗车队一部分的对抗线时被强奸。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当车队等待在对抗线附近时,几名波斯尼亚塞族士兵登上车队中一辆车,寻找某一波斯尼亚政府军官的姊妹。有位妇女作证说,他被拉下汽车,就此事被质询,然后未受伤害地回返汽车。据报导,另一妇人在汽车上担任医疗助手也被拖下车来。她离开几小时,回来时心神错乱,自言曾被三名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强奸。还有其他强奸和诱拐的报导,但只有少数得到证实。

I. 图兹拉的情况

46. 大约从1995年7月13日流离失所者开始到达图兹拉。虽然在图兹拉周围的集体安置中心为他们分配了11,000个位置,但波斯尼亚政府当局坚持把所有流离失所者运到空军基地地区。空军基地遍布地雷,没有供新到流离失所者使用的住房、卫生设施或水源。虽然国际机构在空军基地配备了一些帐篷和其他设施,但这些赶不上不断到来的流离失所者的需要。7月14日,政府当局同意把新到的流离失所者安排在现有的住所中,并将那些已经在空军基地的流离失所者运到集体安置中心。到7月17日,估计在集体安置中心共安置了约17,200人,约5,800人仍留在图兹拉空军基地。

47. 许多流离失所者在此之前已经一次或两次流离失所,在斯雷布雷尼察陷落时正作为流离失所者住在那里。这是一些习惯于稳定生活方式的乡下人,因此,不断流离失所给他们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国际社会尽管曾作出关于“安全庇护”的各

种保证,实际上未能保护他们,对此,他们感到失望和受骗。

48. 因此,地方当局正在考虑如何建立包括家庭住宅的永久性安置区以便使流离失所者具有某种安全感。这是恢复社会联系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办法。

49. 男人的命运是让其亲属和朋友遭受极大痛苦的一个原因。在一个男人占支配地位、妇女几乎安全依靠男人生活的社会中,这样大批男人的失踪造成了各种特殊的实际问题。据报道,一位妇女由于丈夫失踪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跳湖自杀。

50. 地方当局、地方非政府组织和塞族社区领导人向特别报告员报告了在图兹拉附近的一些小村庄中发生的对塞族人的骚扰和暴力行动。塞族人报告说,他们感觉受到在那里定居的大批流离失所者的威胁。在Simin Han,一些塞族人的家被抢劫和焚烧,据说,当地警察对这种行为很少制止。在Jasenice,据说,一个塞族男人被一些身份不明者杀死,而旁边的一些地方警察却袖手旁观。据说,在其他村庄也发生了虐待和驱逐事件。图兹拉市长和州长谴责了这种行为,并特别命令警察执行法律,采取措施赔偿塞族人的损失。

J. 结 论

51. 一些明显的直接证据和旁证表明,个别和小规模集体即决处决都有发生。关于一次处决大批人的问题,从目前所获证据得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是:可能发生过这种事件。不进入波斯尼亚事实上的塞族当局所控制地区,不调查有关现场,不挖掘和检查可能发现的尸体,以及在获得据说仍在失踪者的进一步消息之前,不可能作出特别是关于处决总人数和下落不明者命运的进一步结论。

52. 据可靠的报告,一些妇女被波斯尼亚塞族士兵强奸。现有情报表明,这种现象可能不是大规模的。但是,可能有少报。

53. 在武装冲突中,平民被作为炮击和其他军事活动的目标,因而遭受伤亡,战俘受到严重虐待,对他们的处决很可能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

54. 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失踪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不可能核实关于他们在被拘留中的报告。

55. 一些人的身体受到攻击,他们受到推搡、脚踢和殴打,有时很残忍,在这方面有明显证据和可靠的报告。

56. 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事件时有发生。

57. 对由于从斯雷布雷尼察驱逐人口,特别是肆无忌惮地破坏家庭联系、友谊和社区关系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完全不予理会。

58. 据可靠报告,在斯雷布雷尼察陷落之后,对穆斯林的财产进行了抢劫和破坏。

59. 据报告,来自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流离失所者对居住在图兹拉的塞族平民进行了报复性攻击。

K. 建 议

60. 至关重要的是继续进行调查,为此,必须立即允许进入波斯尼亚实际上的塞族当局所控制地区。应当向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特别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提供所有军事情报来源所获得的和揭露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行为有关的资料。

61. 波斯尼亚事实上的塞族当局应当立刻对据报道仍有数以千计的人失踪的问题作出解释。

62. 必须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入据报道这些人在其中被拘留的设施。

63. 国际社会应当作出最大努力以确保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的权利及其尊严。

64. 国际社会应当立即提供援助和资金以帮助流离失所者恢复正常生活。特别重点应当是为这些流离失所者建立长久定居点。

65. 图兹拉地方当局应当继续努力确保塞族少数的权利得到充分保护。

66. 对驻斯雷布雷尼察的联合国保护部队有广泛指责,但由于各种困难和障碍不可能进行核实。应当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调查以核实这些指控。

二、“安全区”的概念

A. 概念的由来

67. 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8月28日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上人权情况的第一次报告(E/CN.4/1992/S-1/10)。报告的主要重点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下的地区推行的以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为主要目标的种族净化政策。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表示认为,如果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适当的医疗保健,特别是如果安全能得到保证,流离失所者确实可以避免到外国寻求避难,为此,他建议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积极推行安全区的概念⁶(1992年10月27日的E/CN.4/1992/S-1/10,第25(b)段)。特别报告员在1992年11月17日的报告(A/47/666,第142段)中明确建议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立刻建立安全区。他在1993年2月10日的报告中提出了一项类似建议(E/CN.4/1993/50,第269段,建议1(b)),同时提出联合国保护部队应当有权对侵犯人权的情况进行干预(第269段,建议I(e))。

68.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5月5日的报告(E/CN.4/1994/3,第94(c)段)中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19(1993)号决议建议将安全区的概念扩大,使其适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戈拉日德和泽巴。特别报告员所说明的安全区的目的是“在人们的安全有保证的地方向他们提供食物和医药”(1993年11月17日的第E/CN.4/1994/47号文件,第14段)。

69. 特别报告员最初建议的“安全区”的目的很明显是为难民问题提供一种临时解决办法。但是,由于波斯尼亚塞族准军事部队不断对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的平民进行袭击,安全理事会在其1993年4月16日的第819(1993)号决议中决定在该地建立一个安全区。安全区必须“不受任何武装攻击或其它敌对行为”(第12段)。根据这一目的,安理会请秘书长立即采取步骤以增加驻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围地区的联

⁶ 当时在不同讲坛积极讨论了为难民建立一种安全避难所的可能性。“保护区”的概念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92年底提出的;见,特别是,《红十字会在前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活动总结》(年度报告--红十字会新闻)1991年至1995年7月,红十字会 DP (1995年) 6b,第9页;“挽救生命”--红十字会特别手册,日内瓦,1995年4月,第7页。

联合国保护部队,其任务是监视该地区的人权情况(第15段)。没有提到对安全区的保护问题。安全理事会在其1993年5月6日的第824(1993)号决议中决定建立萨拉热窝、图兹拉、泽巴、戈拉日德和比哈奇安全区,它宣布准备考虑采取任何额外措施以充分执行该项决议,对此可以理解为可能打算反击对安全区的任何进攻。安全理事会在其1993年6月4日的第836(1993)号决议中决定为充分保证安全区的安全扩大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任务范围使其包括阻遏对安全区的进攻,为此,授权向联合国保护部队提供空中力量支援以协助其执行任务。

70.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的第900(1994)号决议在其1994年3月11日的报告(S/1994/291)中研究了进一步扩大安全区概念以使其包括Maglaj、Mostar和Vitez的可能性,认为就Mostar和Vitez而言这一步骤是不适当的,但对Maglaj可能是可行的。安全理事会一直注视着Maglaj的情况,但从未宣布该地区为安全区。

71.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44(1993)号决议在其1994年5月9日的报告(S/1994/555)中,全面论述了安全区的概念。秘书长关于安全区的初步概念的定义所依据的是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其中给安全区下定义为“其中居民的福利和安全不应受到武装攻击和其它任何敌对行动的威胁的地区,并且可以确保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自由无阻的送给居民”(S/1994/555,第2段)。考虑到关于建立安全区的各项决议通过以后发生的事件,秘书长得出结论认为,“安全区概念的有效实行取决于现场各方意见一致的程度”(第12段)。他在进一步讨论关于驻安全区联合国保护部队任务的几个疑点时得出结论认为,任务不是保卫一个确定了地理范围的安全区,而是“按照商定程序通过驻在联合国保护部队,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使用空军,保护指定安全区内的平民免受武装攻击和其它敌对行为之害”(第16段)。秘书长的结论是,安全区概念是通过谈判实现全面政治解决之前保护某些易受害群体的一种临时办法”(第30段)。

72. 秘书长还多次提醒注意目前的安全区概念的缺点。⁷他认为,只有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才有可能得到执行。秘书长还强调,需要双方都接受安全区体制(S/1994/1389,第41段)。他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959(1994)号决议于1994年12月1日提交的报告中提到,“在泽巴和斯雷布雷尼察两地,安全区概念的实行比其它地区更具成效。在这两个地区,冲突各方在下列方面达成了协议:停火、部署联合国保护部

⁷ 见,特别是,1994年12月1日的第S/1994/1389号文件和1995年5月30日的第S/1995/444号文件。

队、暂时非军事化和其它措施,其中特别包括明确划定安全区界线”。(S/1994/1389,第3段)。

73. 秘书长在其1995年5月30日的报告(S/1995/444)中指出,“联合国保护部队执行安全区任务的能力,特别是对蓄意攻击安全区的阻遏作用受到安全区体制固有缺陷的严重限制”(第35段)。秘书长不仅认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这种情况负有责任,而且谴责政府军损害安全区地位。在这方面,他举出了图兹拉、萨拉热窝和比哈奇的例子(第37段)。

74. 按照安全理事会的理解,安全区的概念就是从不受保护的难民避难所到真正的避难地这样发展而来的,在这种避难地中,流离失所者和其他平民要能得到保护,在必要情况下通过武力,使其不受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影响。遗憾的是,对安全区内的居民来说,只是划定这些地区并未能够保护他们,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不断进攻使他们处在被封锁的状态中。

B. 概念的实行

75.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六个定期报告(1994年2月21日的第E/CN.4/1994/110号文件)中谈到他关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建立安全区的建议。他在报告中得到结论:

“第一个安全区直到1993年4月,即特别报告员提出建议的几乎六个月后才获批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特别是萨拉热窝的安全区大部分严重拥挤,缺少基本食品和医疗物资并遭到狂轰滥炸和军事袭击。联合国保护部队未能保证这些地区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仅是纸上的‘安全’”。

76. 本分析的重点是在1994年2月以后发表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以及为实行安全区概念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按照特别报告员的理解,安全区的概念预示着需要一支保护部队,因此,关于保护部队的建议是和关于安全区的建议联系在一起的。

77. 安全理事会意识到,在其决定中提出的“安全区”并不能保证其中居民的安全,秘书长在其报告中也提醒注意在这方面缺乏进展。

78. 1994年4月10日和11日根据戈拉日德的形势针对塞族地面目标第一次使用近距离空中支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1994年2月就已经威胁要进行干预,如果在从1994年2月10日起的10天内不从萨拉热窝市中心周围20公里的范围撤出重型武

器就要实施空中打击。秘书长请北约提供额外支援,该组织于1994年4月22日宣布戈拉兹德周围为隔离区。⁸

79. 根据秘书长的建议,北约又宣布泽巴、斯雷布雷尼察、比哈奇和图兹拉几个安全区周围为隔离区。⁹

80. 安全理事会要求停止在“安全区”内和周围的一切挑衅性行动。它还强烈谴责对戈拉日德“安全区”的炮击以及步兵和炮兵进攻,并要求立即停止这些行动。它要求所有有关方面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充分尊重“安全区”的地位,《主席的声明》S/PRST/1994/14,1994年4月6日)。安全理事会在其1994年4月22日的第913(1994)号决议中再次谴责对戈拉日德安全区的敌对行动。

81. 安全理事会要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和波斯尼亚塞族方面立刻缔结在戈拉日德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全境停火的协议。它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联合国保护部队能在其现有资源限度内监视戈拉日德的形势和对戈拉日德地区任何停火和军事力量脱离接触协议的遵守。它要求波斯尼亚塞族将其部队和武器撤退到联合国保护部队同意的距离以使其不再构成对戈拉日德作为安全区的地位的威胁(安全理事会1994年4月22日的第913(1994)号决议)。

82. 特别报告员在其于1994年4月对戈拉日德安全区的进攻之后发表的1994年4月10日的报告(E/CN.4/1995/4)中再次建议有效保证安全区的安全。特别报告员还表示同意秘书长在其1994年5月9日的报告(S/1994/555)中得出的结论,秘书长的结论认为,应当划定安全区的界线以便联合国保护部队能根据“较轻的选择”在其资源限度内有效和可靠地保护区内的居民,也就是说,应当适当考虑到安全区内人口密集的部分。秘书长还促请加强联合国保护部队以减少再次进攻的危险和密切监督对当地塞族居民的待遇。

83. 安全理事会召开波斯尼亚所有各方与联合国保护部队合作,确保关于安全区的各项决议的执行。安全理事会要求所有各方和其它有关方面表现出最大的克制,停止在安全区内和周围的一切敌对行动。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根据新的情况修改其关于安全区概念实行方式的建议,并鼓励联合国保护部队与波斯尼亚各方合作继续努力就加强安全区体制的问题达成协议(1994年11月19日的第959(1994)号决议)。

⁸ 秘书长根据第908(1994)号决议于1994年9月17日提交的报告,S/1994/1067。

⁹ 秘书长根据第844(1993)号决议于1994年5月9日提交的报告,S/1994/555。

84. 秘书长强调需要使安全区非军事化,建立一种与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公约及其1977年的附加议定书一致的体制(1994年12月1日的第S/1994/1389号文件)。

85. 安全理事会在其1995年6月16日的第998(1995)号决议中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至萨拉热窝的陆路畅通无阻。它还要求各方充分尊重安全区的地位,并特别要求确保安全区内平民的安全。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使安全区及其最近的周围非军事化,并鼓励秘书长加紧努力以争取就非军事化的方式达成协议。安全理事会决定授权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保护部队最多增加12,500人(快速反应部队)。

86. 安全理事会在其1995年7月12日的第1004(1995)号决议中要求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停止进攻并立即从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撤出。安全理事会还要求各方充分尊重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的地位。它还要求所有各方允许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其它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不受阻碍地进入斯雷布雷尼察,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利用他所能利用的所有资源恢复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的地位,并要求所有各方对此给予合作。

C. 结束语

87. 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的安全区不能等同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含义范围内的保护区,因为这是在强制有关各方停止向有关地区进攻的基础上建立的。¹⁰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只是作为一种维持和平概念实行了一种强制和平概念。

88. 秘书长所提供的安全区的概念和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中所提供的概念相同。安全区被认为是保护其中的居民不受战争影响和战争本身之害的安全庇护所。但是,应当指出,从未打算保护这些地区本身。安全区第一位的受益者从来都是平民。但是,不明确划定要保护地区的界线,就不能向有关平民有效地提供保护。

89. 秘书长一贯强调需要就安全区问题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但是,对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来说这种协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们的战略之一就是控制斯雷布雷尼察、泽巴和戈拉日德东面的飞地。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保护部队就尊重安全区的问题与现场各方进行的谈判并不是很成功。比较突出的是,达成了一项与斯雷布雷

¹⁰ 这种意见相当于Yves Sandoz在“安全区的建立”一文中所表示的意见,见红十字会人道主义活动总结,注1。

尼察和泽巴有关的协议。国际观察家从未肯定关于政府军在这两个飞地进行军事活动的指控,而正是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巴成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受害者。这证明,只有坚持采取强制办法才能向该地区的居民提供必要的保护。

90. 因此,安全区的“安全”在很大程度只能说是纸面上的安全。“安全区”在其整个存在期间一直是各种紧张局势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平民造成伤害。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车队一直受阻,医疗救护都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91. 安全区的概念没有象特别报告员所建议的那样得到实行。虽然建立了安全区并授权联合国保护部队给予保护,但安全理事会极不愿意授权采取强制行动以遏止对安全区的进攻。安理会还避免授权增加秘书长认为必要的部队以确保充分执行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任务。¹¹

92. 在讨论安全区的概念时,必须记住建立这种地区应当被认为是旨在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一种临时办法。这种概念不能被看作长久和平协定的替代品。

93.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的安全区至少向一些当地居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了部分保护。然而,由于国际社会缺少决心和战争的延续,这种概念已经陷于瘫痪。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巴的陷落给这些安全区的居民造成悲剧、生命损失和人权遭到严重侵犯。同时,这也严重损害了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信誉。

¹¹ 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982(1995)和987(199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S/1995/44,1995年5月30日,第64段。

三、塞格德会议

94. 特别报告员多次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接洽，以便访问该国并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办事处，正如人权委员会经常建议的那样，最近的一次建议载于委员会第1995/89号决议第36和46段。最近的一次请求是在1995年4月28日致外交部长的信件中提出的，对此没有任何答复。应当注意到，虽然特别报告员未获准访问该国，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在1995年6月12日的信件中邀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该国，以便了解那里的人权情况。

95. 由于没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访问许可，特别报告员与当地非政府组织代表，特别是来自贝尔格莱德和伏伊伏丁那的代表接洽，以便安排在塞格德(匈牙利)举行一次会议。该会议旨在使他能够收集有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人权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会议于1995年7月8日和9日举行，有32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另一些集中讨论科索沃和 Sandzak 问题的会议计划稍晚一些时间举行。

96. 在启程与会之前，特别报告员从多种渠道收到了资料，包括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各机构和个人，并收到了人权事务中心外地办事处收集的资料。这些文件中的主要指称有：司法系统紊乱，缺乏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国籍法不规则；基于种族和民族的歧视待遇，特别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对独立工会活动的各种阻碍；限制新闻媒介的自由和国家赞助的新闻媒介的垄断；驱逐公民和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寻求避难的个人。在塞格德会议期间，这一指称得到进一步的详细阐述和证实。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与会的所有非政府组织代表都强烈赞同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的制裁，这些制裁由于对在该国实施人权具有不利影响而正在被取消。

司法程序

97. 在文件中和在塞格德会议中都报告了司法程序极其混乱。看来这种情况在整个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领土都很普遍，审判 Vlado Trifunovic 将军及逮捕和拘留 Vojislav Seselj 先生就是例子。

98. Trifunovic 将军是驻扎在克罗地亚瓦拉日丁的南斯拉夫国民军前首领，据报告他在就同一罪行两次被宣判无罪之后被判处11年监禁。宣判他无罪的法官据说在宣布无罪判决之后不久即被清除出司法系统。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法院就没有

使用必要程度的火力和接受停火审判了该将军。

99. 有些消息来源说，另一个例子是1995年6月3日逮捕激进党领导人 Vojislav Seselj 先生及其组织的数名成员。据报告，被告的议会豁免权被以一种与法律精神不符的方式中止。而且，还有报告指称被告受到警察虐待。

100. 在任意拘留、审前拘留时间过长及在监禁期间警察的残暴和司法程序独立方面，科索沃的情况特别令人关注。在这方面，一个确定的案例是对44名阿尔巴尼亚族前警官的司法诉讼。这些人被控危及国家领土完整和结伙从事敌对活动（《南斯拉夫刑法》第十五章第116和136条）。他们均在1994年12月被警察监禁，在1995年2月调查结束之前一直被审前拘留。他们被拘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未正式起诉前可拘留72小时的时限，未被告知其会见法律顾问的合法权利。1995年3月6日发出诉状。在最初拘留期间要求得到法律顾问的人遭到拒绝。有些消息来源指出，被告在被监禁期间受到人身虐待及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口头辱骂。

国籍法

101.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些关于申明的得到国籍的权利和实际获得国籍的能力之间极不一致的报告，因此合格性和申诉问题仍然不清楚。

102. 而且，在塞格德会议的与会者中有人对最新的国籍法草案表示关注。自1993年以来，有好几种国籍法草案的版本供人讨论。最近的一个国籍法草案如果得到通过和执行，看来将会赋予内政部以任意处置的权利，确定一个个人的国籍状况，包括有权审查和变更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期获得的国籍。

103. 与国籍有关的其他问题包括通婚以及并非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一部分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国民获取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国籍程序中的不确定性。

独立工会

104. 独立工会成员遭受歧视，先前的报告中谈到了这一问题（E/CN.4/1995/57，第88段）。有一个消息来源说，有工会会员由于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情况。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 Aleksinac 工业工会的两名成员被开除。另一些消息来源说，1995年2月，有三名个人被召到 Mitrovica 警察局，寻问参加一次矿工罢工者的情况。工会人员表示的一项关注有关调节其活动的立法；罢工法禁止公共服务部门罢工。

新闻媒介自由

105.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新闻媒介据说主要仍在国家控制之下。据称控制主要是通过解雇记者、限制纸张供应、限制许可证和限制发行来实现的。主要的电视网络由国家拥有和操作。开除贝尔格莱德日报《战斗报》的编辑人员就是这种情况的例证。这些被开除的编辑人员办了一份《我们的战斗报》，设在独立工会办公室内，因为不可能找到自己租用的地方。特别报告员1995年1月16日的报告(E/CN.4/1995/57, 第90段)谈到了有关《战斗报》的事件；有关情况一直没有明显改善。

106. 独立的周刊也难以得到定期的纸张供应。新闻印刷纸仅由在 Sremska Mitrovica 的一家国有公司“Matroz”公司生产。这就使国家能够控制纸张的分配，据称纸张供应给支持政府的期刊。发行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有指称说，发行由支持国家的杂志所垄断。

107.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南斯拉夫 Soros 基金会情况的资料。Soros基金会登记的正式程序据报告没有完成。这一点在法院被用作对 Soros 基金会活动提出争议的法律根据。其办事处继续在运转，但有报告说其银行帐户已被封闭。封闭这一组织将对新闻媒介生产严重影响，特别是印刷的媒介。Soros基金会补贴《我们的战斗报》的价格，并为各独立期刊提供财政支助以采购纸张。

108. 在科索沃，记者受到骚扰，遭到任意拘留，其设备被没收。好几个消息来源报告了最近的一个有关案例，1995年6月27日，一名阿尔巴尼亚记者，前“普里什蒂纳电台”编辑在普里什蒂纳被逮捕。他的住家被搜查，护照和录音机被没收。据报导，当局一般不承认由记者组成的任何阿尔巴尼亚新闻媒介的协会。

在教育方面对于少数人的歧视

109. 少数民族仍然对教育制度不满意。高等教育制度看来由国家所控制，任命校长的方法就是一例，据称任命政治化。校长由一个委员会挑选，委员会的成员部分由国家机构提名。

110. 在所有各级教育中，有报告说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正在被有系统地取消。许多课程被削减，有关语文或有关科目的材料受到限制。在有些情况下，整个方案实际上被迁往少数民族人口很少或没有的地区。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课程通过警察干预而被禁止，教师被骚扰并被警察逮捕。

111. 特别报告员1995年1月16日的报告(E/CN.4/1995/57, 第92-97段)谈到了保加利亚少数民族的情况,自那时以来,情况看来没有改善。有一些抱怨说有人对学生施加压力,使其不将保加利亚语作为母语登记,减少保加利亚语的课程和班次,将学校迁往没有保加利亚语方案的村镇。季米特洛夫格勒的4所中学被关闭,学生被安排到皮罗特,而在该处没有提供额外的保加利亚语方案。

112. 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在维持一种其文化所能接受的教育制度方面也面临困难。伏伊伏丁那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声称,开设匈牙利课程的学校数量被减少到了不能接受的水平。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将苏博蒂察教育学院迁到松博尔以及关闭 Rumenko 的学前班。在其他学校的课程设置中也缺少匈牙利历史、文学、音乐和地理。

消除文化遗产

113. 据报告所有各少数民族都遇到对其文化和宗教体制的歧视和粗暴对待。有人声称,季米特洛夫格勒和 Bosilgrad 少数民族的所有文化遗址均被摧毁,并不允许重建。1995年4月和5月,据称发生了12起针对天主教教士或其财产的暴力事件。保加利亚少数民族说,有人通过在边境没收的方式阻止人们获得文化方面的材料。有报告说,所有官方问题都要求使用西里尔字母,所有法庭诉讼均以塞尔维亚语为主,而无论诉讼各方的语文如何。

强迫动员难民

114.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多份报告,关于大量的人被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领土驱逐到所谓克拉伊那斯普利特共和国和所谓斯普利特共和国领土,并被强迫征召参加军事类型的活动,违反了关于绑架受国际保护人员问题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33条第1款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刑法》(第156条第1款)。

115. 这一运动据说是在扣押联保部队人质之后于1995年6月11日开始,发生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所有地区。被动员的人当中主要是来自波斯尼亚塞族领土的男子,其难民地位尚未合法化。然而,有些报告说,具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国籍的男子和穆斯林也被动员。公民被动员的两个案例是 Aleksinac 的塞尔维亚人 Dejan Mrdalj 和 Ruma 的塞尔维亚人 Sasa Visatcki 的案例。这两个人据说都持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国籍的文件, Sasa Visatcki 已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军队

中完成了服役的义务。

116. 最近报告的另一个案例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公民Branko Licina先生的案例，他于1995年6月20日在因迪加其家中被当地警察征召入伍。他从比哈奇地区向其家中报告说他被编在所谓斯普利特共和国军队的部队中。

117. 特别报告员在收到关于强迫难民返回的报告之后，在1995年6月22日的一封信中请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中止这种作法。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驻日内瓦大使在1995年7月17日对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答复中说，由于制裁以及由于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有大量难民，非法逗留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一些个人犯下了一些犯罪行为。在这方面，当局正在对非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公民和未能获得难民地位者进行有组织的核查。而且，塞尔维亚共和国内政部于1995年6月24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说“在确定身分和执行措施中出现了一些错误，显然是少量的错误，这些错误正在核查中得到纠正”。

118. 关于这一声明，在人权组织进行的一场宣传运动之后，动员公民的情况显然已经停止。据报告内政部列出了一份已经被动员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公民名单，其中有些人已经得以返回。

119. 据报告许多适龄男子--许多是由于通婚--不能够使其难民地位合法化，尽管其妻子和子女能够获得难民地位，从而使上述情况更加严重。特别报告员1995年1月16日的报告(E/CN.4/1995/57, 第83段)谈到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没有明显进展。

黑 山

120. 根据在塞格德会议上收到的文件和说明，黑山的人权情况有一些改善。没有迹象表明黑山有重大或有系统的歧视，共存的文化看来经过了动乱保存了下来。当局对记者的态度看来有所改善。对黑山唯一的一份独立期刊《Monitor》的妨碍以及要炸毁其房舍的威胁已经停止。然而，司法部门对待新闻界人员还有一些问题。特别报告员被告知了对记者起诉和审判的情况，如 Belo Polje的Bajovic先生的情况，他被控搞分裂主义，被判处6个月监禁，现在被保释。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Tarcin拘留设施

121. 在塞格德会议期间，有人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在 Tarcin 存在一个波斯

尼亚政府的拘留设施。有数百人被拘留在该设施达三年之久，人们对他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有报告说，《日内瓦公约》规定的被拘留者的权利未得到遵守，被拘留者中没有人得到由司法程序审理的权利。作为释放这些人的一个条件，地方当局要求提供关于在一次塞尔维亚进攻中从该地区失踪的类似数量的穆斯林的信息。

结论和建议

122. 特别报告员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和作用对尊重和保护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个人的人权和各项权利至关重要。特别报告员敦促该国政府采取措施确保非政府组织在其领土内的工作不受阻挠。

123. 特别报告员敦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拘在Tarcin拘留设施、无法得到司法程序审理的人员。

四、关于特别报告员授权的一般性结论

124. 人权委员会有关决议确定的特别报告员的授权中有一系列广泛的创新的要素，为其他类似授权中所没有。特别是，特别报告员被授权不仅调查侵犯人权的情事，而且还调查违反人道主义法的情事。他被要求提交他认为必要数量的临时报告。他的报告不仅提交给人权委员会和大会，而且还通过秘书长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和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国际会议。还建立了一项实地业务以支持他履行授权。

125. 然而，特别报告员的授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与各特别报告员授权都有关的缺陷。除人权委员会之外，联合国各主管机构没有义务对特别报告员的建议作出反应。与这一授权特别有关的是安全理事会和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国际会议。考虑到人权委员会通常一年开会一次，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问题。因此，特别报告员不能够有效地影响能够防止侵犯人权的各种决定和行动。这一问题与委员会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也反应了人权在联合国系统中发挥的作用。

126. 这种性质的授权不适合处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存在的一类侵犯人权的情势。这些侵犯事项要求人们迅速作出反应，以便有效地捍卫基本人权。因此，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当重新考虑在战争状态国家中授权的性质问题。

127. 在没有军事活动的前南斯拉夫领土中其他国家内，特别报告员目前的授权可以发挥有用的职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政府愿意与特别报告员合作之时，就不仅有可能采取行动帮助侵犯人权事项的受害者，而且有可能采取干预和预防行动。

128. 人权外地业务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业务工作应当加强并置于更加稳定的财政基础之上。同时，联合国所有机构都应当合作，以便确保人权监督员进入特别报告员授权所涉的所有领土。联合国既不当容忍也不应当接受各有关当局拒绝与委员会设立的人权保护机制合作的情况。

129. 各有关当局对最基本的人权及其对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有关决议的态度应当被视为其诚意的最重要的检验标准。有关各方执行联合国各机构决定的程度不仅表明了对国际秩序原则的承诺，而且是本组织信誉的一个标志。

附 件 一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1995年7月27日

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¹

亲爱的主席先生，

最近几个星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事件，尤其是联合国让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陷落，以及由国际协定保证的“安全区”的居民面临的令人骇闻的悲剧使我不得不声明，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能继续履行人权委员会托付给我的特别报告员的职责。

在接受1992年8月第一次交给我的这一任务时，我毫不含糊地宣布我的目标不仅是写报告，而且还要帮助人民自己。建立“安全区”从一开始就是我在报告中的主要建议。我不能接受伦敦会议的最近决定，即接受斯雷布雷尼察的失陷和听任命运摆布泽帕。这些决定没有创造保护所有“安全区”所需要的条件。

这些事件标志着波斯尼亚局势发展的转折点。同时，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国家，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为其生存和多种族特性进行斗争和努力保护国际秩序的原则。当人们看到国际社会及其领导人前后不一致和缺乏勇气，人们就不能满怀信心地谈论保护人权。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人民的悲剧说明了当今人权情况的现实。

人权继续遭到公然侵犯。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经常遭到阻碍。贫民百姓遭到残酷轰炸，“蓝盔”和人道主义组织的代表正在死亡。所犯的罪行既快又残忍，而国际社会的反应却既慢又无效果。

我任务的特点仅允许我进一步描述罪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但目前的关键时刻迫使我们认识这些罪行的真正性质以及欧洲和国际社会在处理这些罪行方面因自己无能为力而应付的责任。我们在波兰同极权制度进行斗争，憧憬着明天的欧洲。我们怎么能相信由今天被遗弃人民的儿女创造明天的欧洲？

我愿相信，目前的时刻将是欧洲和世界对待波斯尼亚的关系中的转折点。波斯尼亚问题关系到国际秩序的稳定和文明的原则。我不相信希望的转折点将会发生。

我不能继续参加对人权的虚假保护。

主席先生，请理解我的决定的动机并将它们转告人权委员会的委员。我将在最近的将来向委员会提交基于我最近对图兹拉的查访编写的最后第18次报告。

阁下，请接受我的崇高敬意。

您忠诚的，
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

¹ 1995年7月27日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给秘书长写了一封类似的信。

附 件 二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
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
所有定期报告清单

1. E/CN.4/1992/S-1/9
(1992年8月28日)

阐述了针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种族净化政策。还涉及到拘留、处决、失踪、造成侵犯人权行为的因素和影响人道主义组织发挥职能的困难。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2年8月14日第1992/S-1/1号决议第14段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2. E/CN.4/1992/S-1/10
(1992年10月27日)

对前南斯拉夫的第二次访问。附件一：第二次访问的方案；附件二：克莱德·斯诺关于乱葬坑的声明。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人权委员会1992年8月14日第1992/S-1/1号决议第15段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3. A/47/666-S/24809
(1992年11月17日)

阐述了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总局势，特别提到对宗教圣地的毁坏和强奸作为“种族净化”的特点；其他战争罪行和人道主义危机。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第1992/S-1/1号决议第15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305号决定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4. E/CN.4/1993/50

(1993年2月10日)

阐述了整个前南斯拉夫领土的情况，特别提到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处决、任意拘留、强奸和儿童的情况、强迫人口迁离、对非军事目标的攻击、和人道主义危机；附件提到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和专家组关于其调查强奸情况的使命的报告。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2年8月14日第1992/S-1/1号决议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报告。

5. E/CN.4/1994/3

(1993年5月5日)

阐述了东部飞地的“种族净化”、有关政府12月和1993年1月的进攻的指控，东部的被迫逃离、强行征兵、图兹拉塞尔维亚人的情况。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1993年2月23日委员会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定期报告。

6. E/CN.4/1994/4

(1993年5月19日)

阐述了波斯尼亚克族部队推行的“种族净化”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政府部队在维特斯区的任意处决。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二份定期报告。

7. E/CN.4/1994/6

(1993年8月26日)

阐述了萨拉热窝总的局势，包括利用一般公用事业作为一种战争武器、人道主义援助受阻，需要得到特别尊重和保护者却成了受害者和法治的迅速崩溃。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交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三份定期报告。

8. E/CN.4/1994/8

(1993年9月6日)

阐述了莫斯塔尔的局势,包括“种族净化”、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把平民作为军事攻击目标。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四份定期报告。

莫斯塔尔:令人关注的问题

9. E/CN.4/1994/47

(1993年11月17日)

阐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局势,特别提到任意处决和“种族净化”、任意逮捕、公民资格、驱逐、对财产的破坏、媒介的状况等。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五份定期报告。

10. E/CN.4/1994/110

(1994年2月21日)

阐述了整个前南斯拉夫领土内的情况,特别提到失踪问题、儿童情况、先前的建议及其后续行动。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7号决议第32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六份定期报告。

11. E/CN.4/1995/4

(1994年6月10日)

阐述了戈拉日德的局势。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第1993/7号决议第37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七份定期报告。

戈拉日德的局势

12. E/CN.4/1995/10

(1994年8月4日)

阐述了波斯尼亚中部和莫斯塔尔地区、萨拉热窝、莫斯塔尔、比哈奇的局势，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活动、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控制下的地区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第1994/72号决议第37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八份定期报告。

13. A/49/641-S/1994/1252

(1994年11月4日)

阐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总的局势。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第1994/72号决议第37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7月22日第1994/262号决定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九份定期报告。

14. E/CN.4/1995/54

(1994年12月13日)

阐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情况，特别提到国际活动。

关于媒介的特别报告
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第1994/72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5. E/CN.4/1995/57

(1995年1月9日)

阐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情况，特别提到失踪和在实地活动。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第1994/72号决议第37段提出的关于前南斯拉夫领土内人权情况的第十份定期报告。

16. E/CN.4/1996/3

(1995年4月21日)

阐述了巴尼亚卢卡的局势，特别提到1995年2月之前及其随后的发展，包括强迫劳动和离开程序。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第1995/89号决议第42段提出的定期报告。

17. E/CN.4/1996/6

(1995年7月5日)

阐述了1995年5月1日克罗地亚进攻后斯洛文尼亚西部的局势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特别提到萨拉热窝、在安全区、巴尼亚卢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中部和莫斯塔尔发生的侵犯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根据委员会1995年3月8日第1995/89号决议第42段提出的定期报告。

XX XX XX XX XX